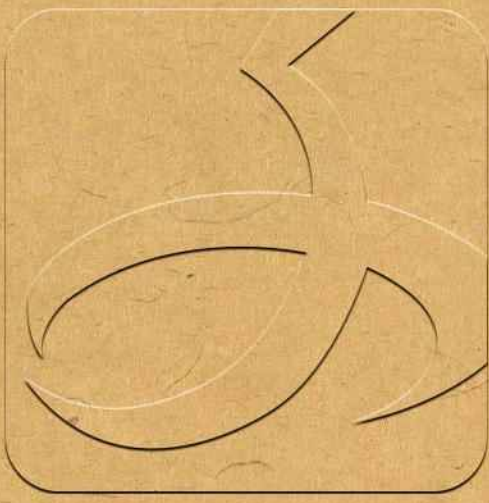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14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

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

五代史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

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

晉軍德勝張文

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

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

王死欲以劍自剄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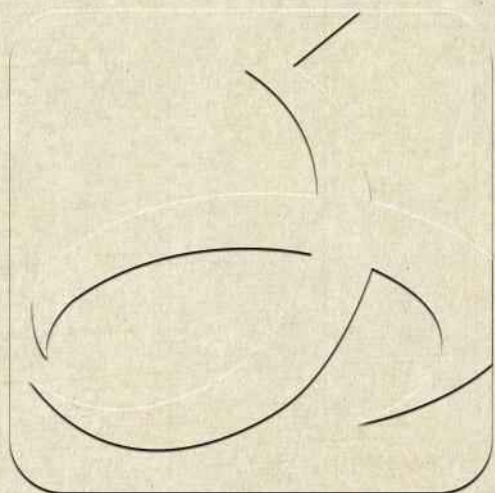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壯之乃遣閻寶史建塘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畱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白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五代史容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兩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劔俾臣平蕩凶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旣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

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卽令閻寶史建塘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畱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縗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以習爲邢州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節度明年移鎮青州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于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旣至謁明宗于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

乎習乃從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  
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  
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  
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  
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  
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  
明宗乃以房知温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  
不時承命知温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五代  
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習素  
拒命復授天平軍節度使四年移汴州節度使  
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通鑑習  
自侍宿

將議論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奏之

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

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  
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  
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  
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  
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  
晉官至禮部侍郎五代史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  
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  
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揚  
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  
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

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五代史烏  
 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為鎮州隊長以  
 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  
 弑王鎔志復主讐雨泣請行兵及恒陽文禮執其母妻  
 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  
 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  
 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  
 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  
 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

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代房知温成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

贈太師五代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

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為河北

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温軍于盧臺及至

軍會戍兵龍旺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

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

史尤嗜左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

畱題之蹟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

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  
 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  
 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

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尙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畱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于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

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  
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  
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  
財贍國功臣五代史孔謙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  
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  
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  
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即位于鄴  
城謙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  
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為副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  
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  
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非張憲不可崇韜曰魏都重  
地須大為彈壓以謙籌之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  
即奏憲為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  
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使省庫錢數十萬謙  
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  
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卻委張  
憲為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為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

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  
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與唐尹王正言無  
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為代豆  
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  
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  
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  
以正言非德非勳懦而易制曰此議為便然非己志尋  
倚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  
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  
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  
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  
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  
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  
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  
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

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與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五代史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畱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北夢瑣言明宗即位誅租庸使孔謙等孔謙者魏州孔曰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以犯眾怒伏誅籍沒

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五代史孟鵠魏

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為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為邢洛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為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為三司使初鵠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割依違名譽頓減期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鵠于同光世已為三司勾官天咸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判三司又為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太傅子莫知誰何不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眾自江湖謙子莫知誰何不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眾自江湖入蜀所在毗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日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鉞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削髮除煩惱畱鬚表丈夫宋大志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



荆卻髭即引朝見僧徒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荆髭而入徒眾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偽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荆鬚而見少主初不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為大眾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俗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于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障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為遂復歸于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俱無折卻長鬚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五代史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

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

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五代史末帝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忝公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

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摅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黷皇風泥諸道所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賦租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真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為異日之區分轉大竊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尚清為政務易則煩苛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

擇將來之涖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  
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  
功者勿頌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  
露之前言閔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  
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答聖明末帝優詔答  
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  
救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  
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  
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  
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  
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五代史延朗有  
心計善理繁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  
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畱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  
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採浮論  
不能果決延朗獨排眾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  
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

追悔焉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

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五代

史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三年

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

之皆悚動五代史同光中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宗

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汝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然

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藝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

偽合由是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

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

衆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纔過汝水縛王  
彥章於馬前旋及夔門斬朱友貞於樓上劍霜未匣槍  
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  
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  
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  
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甫  
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寇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  
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  
厚禮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  
任於地踟躕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  
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  
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  
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  
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

荆湖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月  
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  
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媼親也其  
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  
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  
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  
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  
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  
對愈益奇之五代史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  
因以近事訊于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  
卽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  
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尙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

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  
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  
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  
貢湖湘荆楚附越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  
懷來以威款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  
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逆則問之以干戈四  
媼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  
契丹部族近口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  
強盛孰若偽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  
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比梁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  
一郡之兵一枝之衆則懸首橐街盡為奴擄但以天生  
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內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  
聞辯對畏而奇之冊府元龜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同  
光初偽蜀王衍使人致書其詞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  
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予衍沖弱無識軍國之事外  
則仗王宗弼內委宋光嗣景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  
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即位鄴宮之歲夏取汝陽冬  
誅汴孽朱氏兵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  
涼東漸渤海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先朝元老皆  
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主有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

遣子入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珍府  
無虛月諒由以德懷來以威款伏順則涵之以恩澤逆  
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宋光嗣曰荆楚則  
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姍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  
專欲踞人于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之族近日  
強甚大國得毋備乎嚴曰公以為虜之勝負孰若偽梁  
曰比梁為劣嚴曰吾皇之視北虜如蚤虱耳以其為患  
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  
校之力則懸首橐街盡為奴虜但以其天生四夷終非  
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聞嚴辨對畏而奇之是  
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

具言可取之狀

通鑑考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  
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未朔唐使

李嚴來聘五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未朔唐使  
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  
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  
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

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初莊宗遣嚴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年月

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

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人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

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

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于是決議

伐蜀幸蜀記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繡衍冬魏不許以為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王繼岌西伐五代史纂誤今按王衍世家云乾德六年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

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

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又十

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即王衍乾德六年而

同光三年乙酉歲即王衍咸康元年仍注云是歲蜀亡

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傳乃云同光三年使

蜀是冬魏王西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

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

嚴來即降眾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

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五代史纂誤今按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即

改為蜀郡自後遂升為府亦嘗建為南京後復為府即

不復有益州之稱唐末王建既得蜀大順二年十月唐

以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其後建遂以蜀王僭號開國

行既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西來亦為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

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五代史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為三川

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

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

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即舉城納款眾咸以

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

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母妻為託即

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蜀平班其後孟知祥

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

倔彊于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

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

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

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

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

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管嚴二十而釋之知祥

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

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

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

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

也知祥由此遂反

五代史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

川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

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

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

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果如其言通鑑孟知祥禮

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

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  
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鄰部網羅于  
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  
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唇齒之約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

客省使左衛大將軍五代史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  
客將也明宗即位錄其趨走之勞

擢居內職復為安重誨所庇故數明宗祀天南郊東西

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

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于

傳舍與娼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

鞮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

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

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五代史天  
成中因奉

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

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北夢瑣

言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

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

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

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遠欲害之仁矩嚮足端簡迎門璋

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還言璋必反仁

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

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

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  
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  
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



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

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五代史長與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

誨奏以仁矩為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為不可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

莫知事實激成璋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

之逆節由仁矩也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

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

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

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五代史長與

璋自率克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

以守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

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

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續錦里者舊傳長與

元年秋九月丙辰收下閬州勝曰昨者兩川以朝廷自

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

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規窺謂于果閬之

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與謀畫濫置節旄及奸計之遂心

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為戎

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摧克連與貔虎之師

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四面圍襄

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襄

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

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費



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  
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玘珣俱仕皇  
 朝為省郎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  
 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王  
 衍宮中之戲牙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  
 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  
 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  
 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  
 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  
 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

出而責賂于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  
 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  
 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  
 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吏希旨鍛鍊  
 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  
 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五代史洎至潞  
州狂妄不悛每  
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為王衍在蜀之戲事  
聞于朝徵為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  
言毛璋男廷贊齋父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贊及  
同行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廷贊乃璋之假姪  
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  
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  
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  
史臺訊鞠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

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  
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  
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五

朱宏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  
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  
以宏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宏昭大懼  
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  
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  
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五代史  
朱宏昭

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事明宗在  
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  
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  
親祀南郊宏昭爲大內畱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  
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  
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宏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  
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宏昭厚已酒酣具言蒙  
天子厚恩而所以讒聞之端因泣下宏昭卽奏言重誨  
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  
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  
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宏昭爲人  
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

五代史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

署妻子羅拜捧卮爲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

五代史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乃以宏

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宏昭入見辭曰臣厮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宏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閹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冊府元龜長興元年十月北京畱守馮贇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贇父在太原潛龍第為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頗厚贇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贇母辭于宮中帝謂贇母曰吾輩老矣贇昨來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頃在太原為偏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懷望將帥今贇為畱守節度使耳媿更宜內訓撫我鄉里生民是日錫以金緡及至任每因中使往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即慰問之

用事宏昭及贇並掌機務于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

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五代史未幾趙延壽出鎮

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

王閔帝即位宏昭以為由已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

中陳又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

兩人皆輒敗死宏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

謀五代史陳又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

浮陽轉徙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實榻崇韜使魏

王繼岌伐蜀署為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歸闕園薦之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

人又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為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為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

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  
執尤廉于財長與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  
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父  
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  
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  
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卽位  
贈禮部尚書是時宏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  
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贊乃議徙成  
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  
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  
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五代史及  
赦後覃恩  
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從珂兵已東愍帝大  
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

懼遣人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

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

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宏昭入見甚急宏昭

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

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

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宏昭尚書

令贊中書令五代史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  
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

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

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

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安從進  
既殺馮贊斷宏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尚  
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五代史李專美字

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入專美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為覆試所落不許再。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為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未帝一日。曾召肅讌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未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判卻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為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為記室未帝即位除尚書庫。奏為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為記室未帝即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未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未帝夢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未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畱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

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為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未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為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達者則邈在天表。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為端明。殿學士與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



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  
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為樞密  
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  
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  
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曷五代  
以為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史房曷京兆長安人也少為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  
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于路左迎謁  
求事軍門未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未帝登極歷南北院  
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  
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  
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  
環坐會議多于眾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即  
位以曷濡足閏朝不專予奪故特恩厚之命為左驍衛  
大將軍雷西京開運而延朗為孔目官五代史劉延朗  
元年春卒于洛陽

未帝鎮河中時為鄆城馬步都虞候初愍帝即位徙廢  
後納為腹心及鎮鳳翔署為孔目吏

帝為北京畱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

帝疑惑召昭允等計議昭允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  
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曷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  
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曷  
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  
濛問于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  
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  
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  
兵少又乏食由是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  
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宏昭馮贇  
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

肉將問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高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高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高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允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高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允高為樞密使延朗

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

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

議而昭允高及延朗掌機密五代史末帝將圖起義為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

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

樞密使累官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至檢校太傅

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愍帝及晉高祖漢高祖紀王宏贊朱

宏昭傳其高祖人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月中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遂徙范延先自成德鎮魏石敬瑭自河東

往成德而徙潞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遂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

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是受命移鎮後入朝邂逅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雷之衛

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即位而雷駐耳非而心為廢帝既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  
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允專美曰  
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  
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  
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  
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  
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  
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允爲皇城副使  
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

高祖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  
白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  
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  
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  
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  
而司天趙延義五代史纂誤今按雜傳乃是趙延又也亦言天象失度宜

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  
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  
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  
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

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允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五代史纂誤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允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即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允孫以三月丙午為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則敬瑭反後允孫尚為學士草答詔三說參攷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顛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暉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暉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

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

五代史時房暉為樞密使但高枕閒眠啓奏除

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

諸將屢有怨訕未帝不能察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

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

兵所殺晉高祖聞暉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

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

帝以昭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

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五代史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此不知為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

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

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五代史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為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於上黨敗梁人于柏

鄉及平蘄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進改軍師賜忠勇拱衛

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

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  
保節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監西面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  
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  
二年移鎮陝州

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  
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  
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  
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  
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于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  
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  
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  
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

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

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五代史清泰初改授

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為右

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

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

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初以應州所生之地授

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

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

軍赴團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  
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疾作而卒焉  
晉高祖入立  
贈太子少傅五代史晉高祖即位追其宿  
舊為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五代史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

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  
 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  
 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  
 溺于酒樂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  
 是委之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  
 心膂 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  
 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  
 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  
 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  
 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未加同平章事太  
 平廣記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  
 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姓氏  
 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  
 泣聞者莫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  
 不驚異

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  
 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宏昭馮  
 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  
 津橋宏昭等人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  
 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宏實以兵擊從榮從榮  
 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  
 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贇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  
 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宏實有  
 隙愍帝即位宏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

五代史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燠灼大臣皆懼求  
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  
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  
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贇等懼禍謀于義誠但  
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旣誅明  
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  
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宏昭  
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  
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  
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宏昭等  
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  
尙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

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錢五千是  
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  
更請一分朱宏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少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  
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  
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  
宏實反矣宏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  
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宏實以義誠爲  
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  
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五代史未幾鳳



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  
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  
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  
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  
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  
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  
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  
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  
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  
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  
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  
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

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  
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  
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  
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宏肇爲都指揮使與宰  
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宏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  
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  
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太平  
治跡統類上顧謂近臣曰晉漢以來今方鎮名存而實  
衛士不下數百萬然可用者極寬

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  
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  
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  
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  
司矣石林燕語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  
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  
使而自將之蓋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私兵至後唐  
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  
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為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  
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  
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  
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  
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  
歐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攷之未詳也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

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

州節度使

五代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  
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

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

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

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

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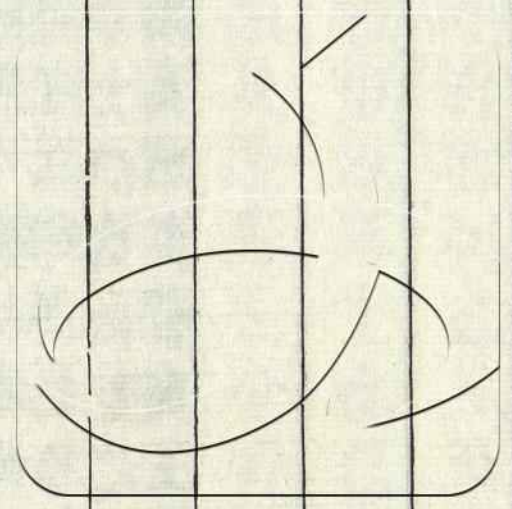
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

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

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  
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  
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  
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  
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  
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五代史屬河中指揮使楊彥  
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迴  
鶻入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  
賊盡獲迴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  
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  
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  
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

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  
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原注彥稠  
已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于節未虧異  
于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于死事五代史閔帝  
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為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  
沿流而遁為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  
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

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五代史豆盧革

父瓚舒州刺史革少值亂離避地鄜延轉入中山王處

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壯丹會賦詩諷處直

以桑柘為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

無法獨請謁見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版

書雖有隱者態度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其點畫  
同為一律非若楊凝式之書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鳳  
凰之傑出宜革輩皆不以書得名也

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

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

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

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

患之五代史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  
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

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

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引以佐

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北夢瑣言後唐相公  
韋公說仕梁為中書

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

主以河北關西悉為勅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

牽犄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

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

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又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芻芻時

章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

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

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

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

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然無所為唯諾崇韜而

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

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  
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  
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  
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  
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踏羈旅號哭道路者  
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  
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  
軍士妻子皆採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  
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  
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

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  
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  
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  
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  
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  
爲宏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  
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  
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  
欺邪五代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諸事體與  
已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

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為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為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為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威初將葬莊宗以革為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荒蕪數日無耗為親友促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則日者聞之思有所中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寶晉齋法書贊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畿甸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罔蓋慄慄淵冰然共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顯面正朝者不能致禡輦之誅而反竊貢秉旄之佞唐之不競有自來矣說

淑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珪任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五代史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沮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此復誣其縱田客殺人冒元亨上第遂貶為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珪任園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為輔相手握權衡或地端坐稱臣或半笑事于君無禮舉世寧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俸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百初正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素大綱敘蔭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身名醜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說可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在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

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

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三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朝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

以其事歸罪二人天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

初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五代史尋貶陵州長流百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

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又章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莊宗定汴洛說與趙光允同制拜平章

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造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韜銓選踰

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兄資緒與令史囊橐告敕偽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眾選人號哭都門

之外議者亦以為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

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

慎儀等上疏云崇韜往曰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云崇韜往曰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

又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為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園常保護之說居有井昔與鄰家共之因嫌鄙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為希甫疏論以為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



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  
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罔予視聽率意割移  
將千里之士疆開通狡穴動兩川之兵賦禦捍經年致  
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鄰雖復要害高季興  
尚固窠巢增吾肝食之憂職爾朋姦之計而又自居貶  
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稽時處忠良于何地宜令逐處  
刺史監  
賜自盡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

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五代史盧

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

崔魏公領鹽鐵署為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

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為王處直判官盧

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第  
相等因共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

書程辭不能五代史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

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為延譽莊宗

署為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惟務恃門第口多

是非篤厚君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

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于

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

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五代史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歿于

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

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

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

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為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

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莊以為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五代史莊宗將即位求四鎮判官可為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歿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即詔徵之並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恒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

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莊宗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為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為右庶子五代史頃之遣程使晉陽官冊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

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  
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  
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  
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廣武事矢及于曾給云  
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縮頸嘗論近世士族或曰  
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令緒宜聖之系孫得非盛  
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不吾知也親黨有假驢夫  
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  
園為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  
衣鶴警華陽中憑几決事見園怒詈曰是何蟲豸侍婦  
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識舊體園不言而退是夜  
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  
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  
質橫身解之遂降為右庶子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  
第為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  
族傲物任園嘗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園曰公是  
蟲豸輒來唐突園慙愕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莊宗人  
為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莊宗人  
洛程于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  
風而卒贈禮部尚書

任園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

及聞其議論縱橫益皆悚動五代史任園京兆三原人

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

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團歷代憲二郡刺史北夢瑣

言任園昆弟五人曰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

園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

入相簡拔賢俊村絕佳門夏國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

誨忌之嘗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

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

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冤痛清泰

中贈右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園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

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

問園去就之計園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

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于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五代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圜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圜美姿容

有口辯嗣昭爲人間構于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圜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

制起復潞州觀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

察判官賜紫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

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旣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

五代史常山之役嗣昭爲帥卒于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

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圍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

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其後以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圜所庇護焉

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

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為  
 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  
 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  
 及崇韜領鎮彭為園謀隱其公解錢後莊宗遣宦者選  
 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  
 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  
 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  
 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五代史莊宗改鎮州為北京  
 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  
 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

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園攻已于後乃辟園參魏  
 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岌殺崇  
 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  
 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于漢州而魏王先至渭  
 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判三司五代史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西蜀  
 平署園黔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  
 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  
 岌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園園方寢廷安登其牀  
 以告之園衣不及帶遽見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  
 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園為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  
 漢鵬等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  
 園代總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  
 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

天下便之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三月五日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判三司任圜奏三京留守

諸道節度觀察諸道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

至等節貢奉或恩命改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

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為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

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羣方俱為定制自今後伏乞

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以前事

例隨其土產折進價值冀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

兼欲於諸處孳生馬畜准舊制分置

監牧仍委三司使別具制置奏聞

是秋韋說豆盧革

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珣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圜意屬李

琪而珣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

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

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

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

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

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

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

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

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

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  
人多嗤其所爲然園與重誨交惡自協始北夢瑣言明宗入纂安重誨  
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而任園爭之云崔協者少識  
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園爭之云崔協者少識  
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  
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齷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  
琪而相崔協如矣蘇合之九取蛭之轉也重誨笑而  
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  
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又明宗問宰相馮道道實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曾到臣  
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  
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館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  
心神左右見其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  
奏請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于帝  
前園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

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  
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  
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  
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  
乃罷爲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五代  
史園棟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園以  
近臣爲國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朞月之內府  
庫充贍朝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  
故爲安重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  
求之不得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  
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  
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  
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

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園太傅五代史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

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園早推勲舊曾委重難既

緘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

由若務含容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

于私第賜自盡園受命之日聚族酣飲神情不撓

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

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

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

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

鑾學士莊宗即位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皇帝即位閏月壬寅李

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五代

得鄆州而後即位誤也

史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

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

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

博州刺史表鳳為判官又為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

鳳名得之甚喜以為護鑾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後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尹張全義家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

學士作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

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

又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于法

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

用事鳳言皆不見納冊府元龜後唐趙鳳同光中為翰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



為養父后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為  
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睿慈獲親密勿在  
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常規禮關草創程  
先謀於國輔封章方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  
月九日中官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  
玷君臨之道既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  
令則恐虧臣節遂修記事取則宰臣貴動合于楷模期  
永垂為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  
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  
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元黃外設  
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張弛而幽顯欽承張  
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  
皇后重儀致素彝章不防輿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  
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緘藏失久長之體制得  
不恭陳手疏罄露血誠庶裨益于神聰免墮弛於王度  
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永  
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令圖永  
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思儻  
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  
嘉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明宗武君不通**

**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  
**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

**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  
五代會要後唐

天成元年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  
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非舊制也上初登位每四方書奏多命樞密使安重誨  
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  
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唐室侍讀之號即創  
宗亦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而重  
誨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  
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為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  
鳳始也石林燕語梁改樞密院為崇政殿因置直崇  
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  
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  
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為  
之班翰林學士上蓋  
**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  
樞密院職事官也

自園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園升學士

于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五代會要天成二年正月

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祇於翰林學士內選

任初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

轉侍郎遣人諷任園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石林燕

語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

侍郎因懇宰相任園升學士園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

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

曰任園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

誨慙不能對五代史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

俱任其職時任園為宰相為安重誨所傾

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馳驛賜園白盡

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園義士也肯造逆謀以讐君

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

誨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

揮使重誨欲試元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

于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

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

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

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五代

元豹者本燕人世為從事元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

鑒從游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

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

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褐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

元豹謂鄉人張殷衣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  
 唯彼道士佗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  
 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詐之而元豹指  
 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  
 明宗于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  
 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為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為內衙  
 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偶忤旨  
 大為明宗憤楚元豹見之曰此人藩侯夫人之位當  
 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  
 謁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  
 日後因酒酣為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元豹北京巡官  
 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  
 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趙鳳奏曰袁許之事  
 元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若  
 詔赴關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令  
 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餘  
 北夢瑣言周元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鑑從遊十  
 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為道士與同志  
 二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  
 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為故

後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服  
 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  
 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未  
 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中櫛有特忤旨大犯夏楚  
 元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  
 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篡謂侍臣  
 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趙  
 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  
 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  
 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  
 不符驗果 **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五代史纂  
 異乎哉 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已丑自殺乙未殺太子  
 少保致仕任園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誣園與守  
 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誣傳亦同今趙鳳傳又詔  
 乃先述殺園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 **又詔**  
**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  
**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

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  
 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  
 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  
 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  
 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  
 因鳳碎之乃止五代史明宗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谷而碎時宮中所施已逾數千緡聞毀乃止北夢瑣言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迴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言于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谷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緡聞毀乃止遂擯弃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

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冊府元龜天成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敕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學虧富瞻功愧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于綸旨國家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翊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關河湟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昆夷而還貴主誅路孽而定徐方仗鉞分憂振雄名于闡服維城作固溶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王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遭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元眷祐乃延於下武莊宗崇神閔皇帝謨猷特睿哲遐宣訓卒練兵櫛風沐雨纘崇鳳歷恢三百載之世功平盪梟巢刷四十年之仇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于見聞庶備詳于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博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甘英忘測於河源禪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斲增慙又書一卷獻祖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敘懿祖

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九年謹修  
成實錄三十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顧鉛素以驚心塵  
冕旒而洽背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  
修國史趙鳳雜綵五十疋蓋椀一副李愚為門下侍郎  
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愍帝應順  
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詣闕門進新  
錄將何挺論劉昫事不載昫既相遂引鳳為莊宗實祕書  
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  
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  
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  
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安重誨所怒鳳  
卽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  
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

鳳嶠溺于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  
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為邊  
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卽斬之後  
數日鳳奏事中興殿玉海唐趙鳳為相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  
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  
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屋曰  
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  
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  
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  
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

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五代史長興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為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出為邢州節度使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五代史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為著筮卦成投著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為將相豈有遐壽者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

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

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五代史李襲吉自言左相

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

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

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為

府掾出宰榆社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

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博學多知唐故

吉能文召試稱指即署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

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五代史襲吉博學多通

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觀為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嘆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為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

時竿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陸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  
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北夢瑣言太原李克用自  
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  
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  
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  
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  
後應舉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  
記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  
顧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  
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又習吉  
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  
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  
晉王與梁有隙  
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  
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  
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  
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

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

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

青山又擒列將蓋梁

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五代史天復中武皇

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為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  
十有餘年矣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高水闊難追二國  
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  
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樓托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  
嚮仁賢未省疎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  
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  
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欲知非  
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  
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走之  
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  
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  
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西郊之  
倦弊今日得其小眾明日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  
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  
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覷且僕自壯歲已前  
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兼并為永謀及其首陟師

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為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  
 歛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  
 負前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  
 邑兒童皆為銳將驚峰宮闕成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  
 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規覩便誤英聰况僕臨戎握  
 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  
 則徵五部之眾長驅疾捲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為  
 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  
 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  
 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待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眾  
 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密親啗以美利控積財而  
 募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共密親啗以美利控積財而  
 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峩峩亭障未忍  
 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  
 不聽浮譚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  
 喪師如擎盤而失水為蛇刻鶴幸賜迴翔僕少負褊心  
 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為之唯將藥石之譚願託金  
 蘭之分倘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  
 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  
 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德亦承嘉

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焚謗幸蠲其載筆窮因  
 尚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墳簾之好今者卜  
 于曩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  
 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士難  
 于屈讎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慊炳炳  
 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  
 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  
 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  
 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  
 宙可詬罵之及翔為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  
 重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  
 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  
 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襲吉為入恬淡以  
 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襲吉為入恬淡以  
 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五年視事之暇惟讀書業文手  
 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  
 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天祐  
 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通鑑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



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捍禦利害之間請垂  
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畧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  
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歛寧有盜臣苛政有如  
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人賀又  
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上  
蔡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  
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  
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  
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  
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  
冠八元至率閭閻定閒架增麴以盧汝弼代爲副使  
藥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

汝弼工書畫

也宣和書畫譜盧汝弼字之甫不知何許人

節度使汝弼好力學不喜爲世胄篤意科舉登進士第  
有歸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  
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

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

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

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襲吉禮部尚

書汝弼兵部尚書

五代史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

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  
由上黨歸於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  
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僞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  
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  
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  
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  
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願俟  
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

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

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

都副留守五代史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牙

原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謁判

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

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

宗為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齎書幣

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

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

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藩邸之舊徵赴行臺十五年授

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恒簪筆扈從十五年王師

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

殆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冰

而行將及岸冰陷朗泣以馬箠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

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引箠憲躍

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

莊宗垂涕求尸數日間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

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

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

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即位詔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

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

知留守憲精于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

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于東都以

鞠場為即位壇于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與也漢高

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

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

不祥之兆也五代史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

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鞠場吉

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祭

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可

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

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闔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卽位壇憲私謂郭崇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

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

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五代史秋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

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爲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

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  
 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  
 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  
 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  
 殺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  
 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既而明宗為兵眾所劫諸軍離散  
 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窘急總管又  
 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  
 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  
 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  
 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  
 詔唯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為信眾心惑之時事莫測  
 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  
 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為之所但戮呂鄭二宦  
 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久曰吾本書生無

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宦非  
 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徇義翼日符彥  
 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忻州  
 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  
 之千佛院幼子凝隨父走亦為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  
 赦有司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五千  
 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賓僚宴語但論  
 文嘯咏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郎  
 通鑑初莊宗命呂鄭二宦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  
 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  
 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  
 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  
 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  
 存昭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奔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  
 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  
 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狗義而不  
 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  
 及存昭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  
 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五代史藥縱之太原人少為儒明宗刺代州署為軍事  
衙推從明宗鎮邢州為掌書記歷天平宣武兩鎮節度  
副使明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于洛邑安  
重誨怒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饑  
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為獨棄  
縱之淡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  
銓綜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為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  
月以疾受代而卒又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  
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  
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  
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畧山  
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  
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  
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  
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  
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  
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  
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于亂軍際晚盧質  
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  
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  
之死子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予於  
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  
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  
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  
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  
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  
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  
賜死子亦以為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  
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歐陽修與王深

甫論五代張憲帖辱教甚詳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于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又莊宗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眾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

推官五代史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

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

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五代初

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

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

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

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

之以為駕部郎中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

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

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

室時皆傳以為笑五代史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青

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

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李陵書以譏之

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北夢瑣言蕭希甫進士及第

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為

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

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

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

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革韋說

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于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眾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

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

五代史天成初欲召為諫議豆盧革韋說

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匭函使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拜左散騎常侍希甫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

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

告本軍謀反詰且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

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

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

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

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眾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五代

史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叩

內門通變書云修隄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為叛安重

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既而詔曰

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

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劾之詞逼近郊禋扇搖

軍眾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貶嵐州司戶參

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

貶所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

五代史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玘為令錄誨以詩書

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肉食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



祿不可分也。繇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

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

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五代

史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為巡官累遷至戶部員外郎職

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為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

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事郵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

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是時秦王從

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

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

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冊府元龜秦王為元帥秦王府判官

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

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通鑑瓚自

以左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嚮

用王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閒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同以閒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

急恐豫其禍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

故求脫耳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

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于坐中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

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贊自以師傅耻與羣小比伍雖

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

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五代

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贊節槩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唐五傳 三十

頌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諫必獻  
 嘉言秦王常接見賓僚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  
 賦詩贊為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  
 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贊既官係王  
 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  
 弔但閉關喑鳴而已

**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  
**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  
**南府判官司徒詡**五代史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  
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  
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有  
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幾徵拜左  
補闕史館脩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為戶部  
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  
泰初入為兵部員外郎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度支  
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

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知貢舉自起部  
 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  
 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其音  
 而詡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  
 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詡善  
 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  
 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  
 龍宮也詡因炷香與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  
 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  
 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  
 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  
 餘人皆聞之無不嘆訝焉

**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  
**減朱宏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  
**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  
**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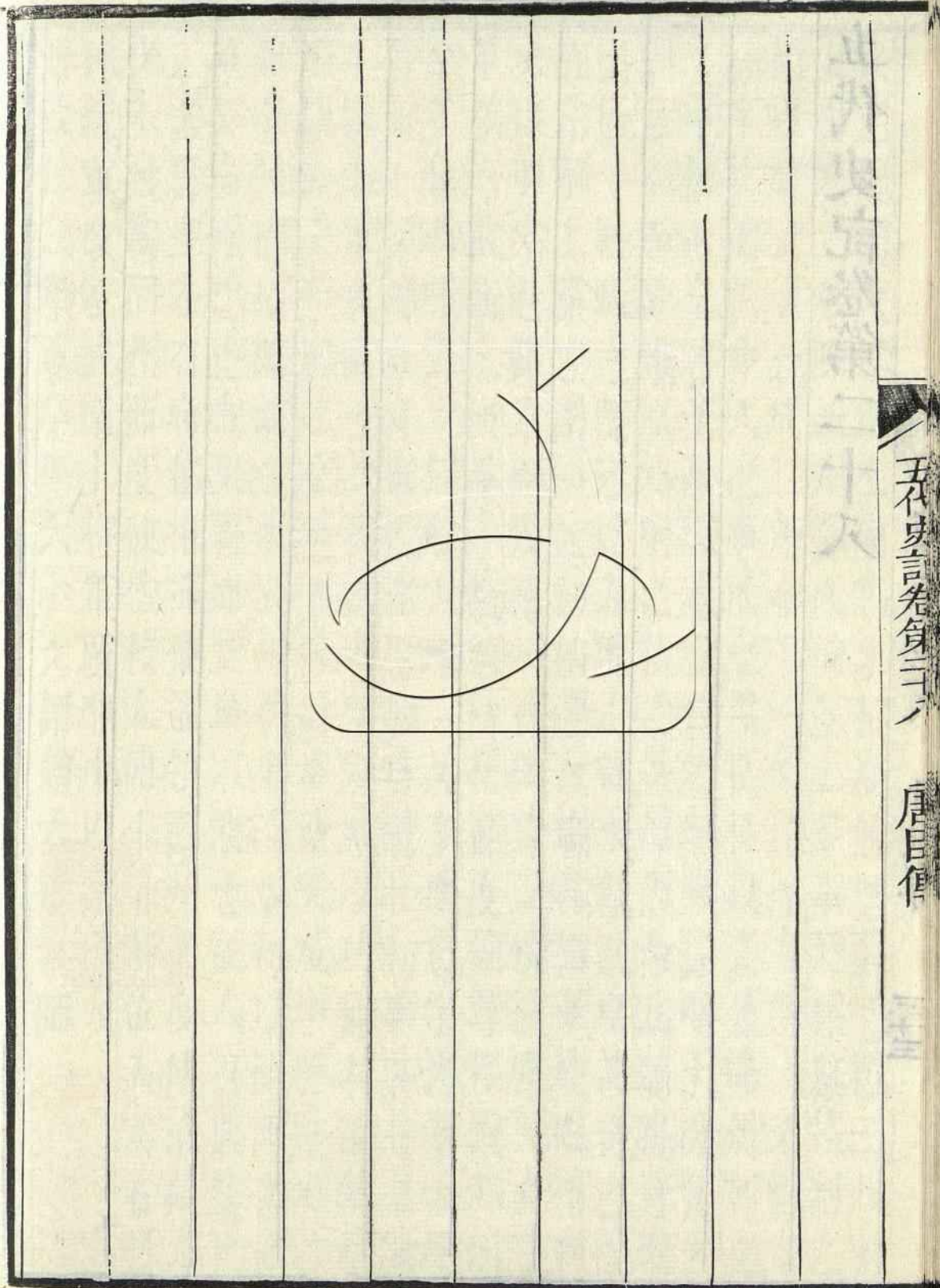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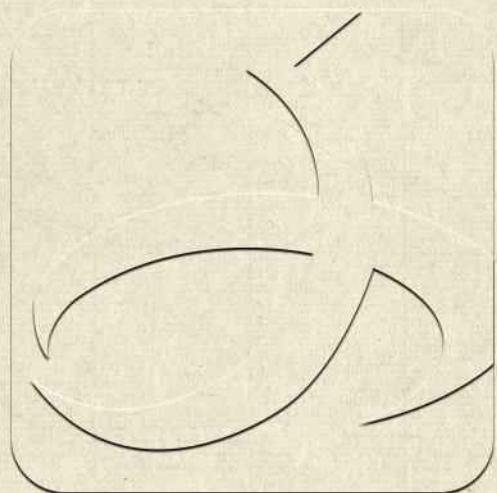
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于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卽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五代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救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于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絕因之亦病行至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

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于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召還見于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于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子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五代史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

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  
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  
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又劉彥  
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  
王瓘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甚厚因命為騎將會瓘  
郊彥琮奔絳瓘以為附已待之厚瓘因命為騎將會瓘  
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  
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  
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  
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  
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又李懷忠字光孝太原  
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  
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  
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陝府許  
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  
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  
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少帝嗣位入為右羽  
林未幾為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即位入為右羽  
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子太師  
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山外史稿卷第二十八

王叔安言免復三  
唐目傳

